

■赵春华

抛梁歌

屋后是条寻常的河流,缓缓的河水向东流……屋的西边是泾头梢,这条河的终点。屋的东边和南边是田野。这屋是五间堂,东西向,朝南开门口,门前一片场地,客堂间便是润堂民办小学课堂。

独宅,独门独户,在当年算得上是村里最好的人家了!这屋是我父亲造的!

我父亲13岁便学木匠,一辈子做木匠生活,家里有各种各样的木工工具:刨子、凿子、锯子、作凳,大小不一,应有尽有。他出手快,做生活又赤心忠良从不偷懒,是附近村上出名的“木匠阿狗”。小时候总见他一早背了木匠家什匆匆出门去上工了,也不知道到哪个村、哪个镇、哪家人家去,只晓得他酒量不大,喜欢吃“陈夹烧”,即烧酒里掺黄酒,据说这最易醉人,他却不醉。他做大活,即造房子、圈(造)船是拿手活,不精于细巧的木匠生活。

我还在大宏小学上学的时候,一天放学回家听说东头造新

房子的人家今天要上梁了,就放下书包朝那里跑。看见了惊人的一幕:我父亲一个人,在上了正梁的一根粗圆的木头上慢慢地走来走去,口里还念念有词地说话。我走近了,听到他正念着:“抛梁抛迭东,东方日出显金龙,抛梁抛迭西,王母娘娘……”我没听清楚后面的词!我好激动,父亲真了不起,可以在一根梁木上走来走去,且还要不住地朝地上,朝看热闹的人群中抛下红纸包包着的东西!他好像看见了我,好像故意朝我这里抛来了一个红纸包,我打开一看,是一颗糖。有的人接到的是一根小小的洋钉,也有的得到一颗花生,那场面煞是热闹,洋溢着浓浓的喜气!

西天一轮落日,红红的恰似一个火球,渐渐地滚落村上的竹林子里。这抛梁的场景,儿时的记忆,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任岁月潮起潮落,总是冲刷不去了!

让我念念不忘的是,父亲的抛梁歌究竟唱了点啥? 1986年嘉定开始征集民间故事、民间歌

谣的活动,是县文化馆沈云娟具体在操作。我联系上了她,她把600多页的民间歌谣从头至尾看了好几遍才找到《上梁歌》并拍了照片传给了我,她说被采访者是赵锦堂。我惊呼一声:“正是我的父亲呀!”

她也为我高兴,把采风时采到的《上梁歌》传了过来:“抛梁抛迭东,东方日出满天红。唐朝元帅薛仁贵,保驾唐皇去征东。抛梁抛迭南,乾隆皇帝下江南。文武百官都迎驾,江南百姓种漕田。抛梁抛迭西,西天大佛笑咪咪。小小仙人拿起乾坤袋,樊梨花挂帅去征西。抛梁抛迭北,东家造起明房屋。造得十埭九庭心绞连牵,来年翻造楼房翻堂屋。抛梁抛迭西北方,泥马出水渡康王。康王又将南朝传,岳飞尽忠去帮忙。抛梁抛迭东北方,东家又是造牌坊。小小牌楼凡人造,仙家师父要相帮。抛梁抛迭中,东家接进玉芙蓉。前头峻,后头望,来年再造大厅堂。”

腹,嘉定土话,音“苏”,看的意思。

采风人严新伯是退休教师,时年69岁,而赵锦堂时年80岁,在赵锦堂后面还有“文盲,农民”的备注说明。其实我父亲不完全文盲,他告诉我小时候他在村私塾里读过一年书,到垂暮之年,还能背诵《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在上海滩上淘得一本《精忠岳传》,一字一句啃,到夏夜乘风凉时,边扇着蒲扇,边给我讲“岳飞刺字”“岳飞枪挑小梁王”的故事。在繁星满天,纺织娘在木槿树丛间织织地啼叫不息的黄昏头。

虽然是很久之前的事儿了,但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父亲唱的是“抛梁抛得东,东方日出现金龙”,严老师的记载里变成了“东方日出满天红”。严老师时年69岁,如果健在的话今年已百岁开外了,很想知道,严老师是不是觉得“现金龙”有迷信的成分,于是改成了满天红?



紫藤花开

大鹏 摄

鹤鸣槎溪

HE MING CHA XI

■戚建伟

劳动者之光

盘古开天辟地
振聋发聩的是劳动号子
指点江山的是劳动宣言
劳动是高山仰止的塑像
无比壮美的画卷
劳动是穿越时空的音符
拨动心灵的琴弦
人类历史从劳动写起
文化溯源靠劳动相传
劳动让风雨化作一道彩虹
劳动给岁月留下一幕幕经典

走过千万年的春夏秋冬
历经数不清的雪雨风霜
劳动者之光
照亮银河星空
劳动者之光
闪烁在天地人间

仓颉结绳造字
孕育而生的是劳动留痕
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姻缘
劳动是激流溅起的浪花
破浪前行的航船
劳动是黑夜光明的使者
披荆斩棘的利剑
美好财富是劳动创造
幸福生活由劳动提炼
劳动让智慧插上飞翔的翅膀
劳动让艰辛化作力量的源泉
走进忘不了的崭新时代
谱写唱不尽的激昂诗篇
劳动者之光
照耀励志前程
劳动者之光
闪烁在你我心中

当年生产队里有一项农活是“开上海”(生产队开船去上海市区卖瓜果、运肥料,俗称开上海)。我们几个小青年(男青年)要参加生产劳动,外出“开上海”的活儿是必定会有的。我第一年参加农村劳动是初中毕业后的第二年,那年我16岁。

那一次“开上海”,由生产队队长、一位颇有资历的老农带着我们三个小青年去上海卖甜瓜。瓜船从村河往西开出去,经过吴塘河不多时就进入了吴淞江,这天江面上适逢“东来水”,也就是涨潮,我们三个小青年心里不免有些激动,我们中有一位小名叫猫污的小伙子(这古怪名字是他父亲起的)马上积极地向队长建议:“让我们上岸背纤吧!”

老农队长朝猫污和另一位叫金彪的小伙子看了一眼,高兴地点了点头,说:“你们两个先上吧!”

猫污踌躇满志从船板上提起纤绳,还没等船靠岸就往岸上跳,这个毛手毛脚的家伙在跳上岸的时候脚踢到了船头的铁锚,一只脚被勾住了,搞得脚上立刻鲜血淋漓……猫污的脚负伤了,就此失去了拉纤的

■葛秋栋

能力。从这天开始,上岸拉纤的任务完全落在了我和金彪身上。我们三个人中我岁数最小,人也长得比较瘦弱,从吴塘口的吴淞江上岸一直拉纤到上海北新泾有三四十里路,拉得我肩膀红肿,脚底起泡,到了收瓜码头我已筋疲力尽,一下子瘫倒在船上了。

等我们把一船金灿灿的黄金瓜扛上岸,差不多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我们吃了两碗队长老农烧的米粥,就无聊地坐在船头上聊天。猫污脚受伤了只能坐着休息,他看大家都很累,便千方百计想讨大家的开心,他对大家说:我给你们讲讲我这个“猫污”名字的来历吧!我与金彪听他的话兴致就来了,尽管村上人大多知道“猫污”的秘密,哪有今天他自己说出来更有趣?就异口同声地说:“好,

我们好想听!”

猫污就清了清嗓子说:那时我还在我娘肚子里,一天父亲和母亲撑着船在吴淞江里捕鱼,我后来的那个父亲——江北盐城的支文豹驾船逃难来上海,船过苏州在吴淞江上遇见我父母捕鱼的江北船。他见了船头站着撑篙的我母亲漂亮,于是伸出弯钩一下子搭住了我母亲的那条船头,把我母亲抢到了自己的船上,从此这个姓支的家伙就成了我的父亲。因为姓支的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就给我起了“猫污”这个名字……

那晚,我们三人蜷缩在船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们的船就往回赶,没想到船刚出北新泾又遇上了落潮。老农队长板着脸说白天不能停船等潮水。于是我与金彪只得撑篙拉纤忙乎得大汗淋漓。船走了六个多钟头,直到中午我们的船

终于开到了黄渡四江口。这时我与金彪又累又饿。大家清了一次口袋,看看身上还有多少钱,好上岸去买点饭菜,结果只拼出了一元两毛,于是我们把船停在公路的洋桥底下,让猫污买块咸肉回来吃。大家等好了半天,猫污买回了手掌那么大的一块咸肉和五个钢炉饼,这样我们四个人终于吃了一顿中饭。吃罢饭我们在大桥底下睡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船开回了生产队。

老人家都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这个广阔天地里作为一个青年有很多学习的东西,“开上海”不过是一项极小的劳动,不但需要体力,还需要有水上行船的技术,更要学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的本领。多年前那次我们“开上海”,虽然非常累,但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也是我年轻时参加农村劳动的一次难忘体验。



紫气东来

罗卫民

又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这让我想起了小学时,陆忠仁老师带领我们下乡去劳动帮农的往事。陆老师经常对我们进行劳动教育,有两件事让我难以忘怀。

其一,要求学生背诵当时上海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天天播出的那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几乎每星期上课时,陆老师都要抽几位同学背诵,能背诵出来还能讲出意义的就奖励一支铅笔,否则还要罚读几遍。因此我们都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

其二,组织学生以“远足”的形式,开展下乡“帮农”活动,事后还要每人写篇“帮农感想”,写得好的文章就登在学校的黑板报上,而且还有奖励。所以学生们在帮农活动中个个用心用力,学校和学生们也常常得到农民伯伯的表扬。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帮农活动,是到毗邻南翔公社红翔大队的“封浜种子场”帮农。那天我头一个到学校,陆老师派我举着旗领队,我看着手中的校旗在风中飘扬,旗上“封浜通巷小学”六个闪亮的大字时感到非常自豪,自己似乎比别人也高了许多。

这次帮农来回要走十多里路,爸妈怕我穿布鞋走路不跟脚,还为我买了双“跑鞋”穿,因我第一次穿这种鞋,竟把左右脚穿反了,在同学中落下了笑柄!一路上,我们时而

穿行在狗吠鸡叫的村庄,时而隐身在阡陌纵横的田野,行进中陆老师领大家反复唱着一支歌,至今我仍能背得那歌词:“我们是爱劳动的好学生,我们是劳动的后备军,劳动给我们幸福,劳动给我们光荣,劳动生产、生产劳动,哎嗨哟,哎嗨哟,人民生活乐无穷。”我们边唱歌,边观赏艳丽风光,全身心地沐浴着和风暖阳,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越走越精神,心里有说不出的开心和轻松。

到了种子场,一名叫姚阿福的老农接待我们,他一边领我们为庄稼除草、疏沟、松土,一边领我们认识各种农作物,详细地为我们讲解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知识,还为我们讲解了各种农作物种子的培育和改良过程,这让我们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如油菜要深种,白菜要浅种,即农谚所云:“油菜捂心,白菜捂根”。还给我们讲了高粱与蜀黍的细微区别,普及了高粱叶、鱼腥草不能当饲料等知识。这些知识让我在今后的

务农治家和养羊割草的劳作中,都受益匪浅。

帮农回校后,我写了篇《帮农记》,后经陆老师改成《帮农亦是课》刊登在学校的黑板报上,还得到了两支铅笔、一块橡皮,一本作业本的重奖。虽然帮农活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爱劳动的美德和陆老师的教诲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田。

难忘帮农

■朱永其

开上海